

鬼话连篇

GUIHUA LIANPIAN

魅宅

◎ 庄秦 著

漂亮的**别墅**中，我给他们讲了一个月的鬼故事。
随着日子的推移，我却发现真正被吓着的，是我自己。
他们的行为总让我觉得**与常人**有异。
我开始**疑惑**，我们谁是人呢……

北方文艺出版社



魅宅

◎

庄秦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魅宅 / 庄秦 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6.12
ISBN 7-5317-2053-1

I. 魅… II. 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3774 号

鬼话连篇(第一辑)

魅宅

作 者/ 庄秦

责任编辑/ 李庭军

出版发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 17 号

网 址/ <http://www.bfwy.com>

邮 编/ 150010

电子信箱/ bfwy@bfwy.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0.56

字 数/ 5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书 号/ ISBN 7-5317-2053-1

目 录

引子	01
【故事一】	
OFFICE有鬼	05
【故事二】	
神秘的车马费	14
【故事三】	
偶人馆	21
【故事四】	
吃手指的老太婆	27
【故事五】	
他已不在人世	32
【故事六】	
跳舞的骷髅	38
【故事七】	
最好的贝司手	46
【故事八】	
恐怖的十三楼	52
【故事九】	
蓝眼睛	59
【故事十】	
易碎的玩偶	64

鬼话连篇

魅宅

【故事十一】	血色嫁衣	72
【故事十二】	沉睡的滋味	77
【故事十三】	午夜航船	84
【故事十四】	神奇换肤术	90
【故事十五】	第四个印象	97
【故事十六】	带走你的一切	103
【故事十七】	吉屋出租	110
【故事十八】	亡灵的心愿	116
【故事十九】	情欲客栈	124
【故事二十】	楼上房客	133

鬼话连篇

魅宅

【故事二十一】	████████████████████	
	黑猫的诱惑	144
【故事二十二】	████████████████████	
	狞笑的青蛙	151
【故事二十三】	████████████████████	
	天台人质	158
【故事二十四】	████████████████████	
	鬼屋	164
【故事二十五】	████████████████████	
	幽灵的手印	172
【故事二十六】	████████████████████	
	死神来了	182
【故事二十七】	████████████████████	
	加州旅馆	190
【故事二十八】	████████████████████	
	凶案再现	198
【故事二十九】	████████████████████	
	致命邂逅	206
【故事三十】	████████████████████	
	夜啼	214
后记		224

引子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个爱写鬼故事的恐怖小说作家。每天我都蜷缩在家里的电脑前,裹着毛毯,瑟瑟发抖地编造着各种各样可以吓到别人的鬼怪故事。其实我并不相信怪力乱神之事,写鬼故事,仅仅是一个让我换取稿费的手艺活而已。

我也并不是个胆大的人,甚至可以说,我的胆子很小,小到连蟑螂老鼠都怕。或许正是因为我的胆子小,所以才可以更敏锐地发现生活中隐藏恐怖元素的种种素材,我写的鬼故事虽然恐怖,但却又与现实紧密相连,因此很受读者欢迎,在圈子里也有了些小小的名气。

正是这样的名气,我收到了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是我表弟打来的,他是一家郊区医院的五官科主治医师。他接收的病人通常都不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表弟的工作压力很小,平时就喜欢看我写的鬼故事,寻找一点刺激。

表弟在电话里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哥,你想不想挣笔外快?”

我饶有兴趣地答道:“说来听听。”

“我的同事,肿瘤科的,叫李丹。他收了个病人,肝癌晚期,大概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呃……”我打断道，“他得癌症，这个得归你们医生管。我只是个写小说的，关我什么事？”

“哥，别着急，你听我说啊……”表弟对我没耐心的脾气早就知道得一清二楚，“这个病人叫赵博楚，七十岁了。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于是执意要求出院回家。他家里大概是有点钱，所以又请医院派李丹医生定期到他家探视病情，并依照病情开出相关处方——你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家庭病房。”

表弟在电话那头顿了顿，大概是在看我没有认真听他说的话。于是我重重咳了一声，说：“我在听，你继续。”

“昨天李丹医生去了赵老先生家，回来告诉我，说赵老先生的病情很糟糕，腹腔积水已经很多了，估计最多就一两个星期的时间了。但是赵老先生的思维还很清晰，说话也很有条理。他提出了自己生前最后一个要求——他想听鬼故事！越吓人越好！”

“哦？！”我有点诧异，但随即就释然了——也许这个叫赵博楚的老人，非常留恋生命。他畏惧死亡，担心人死了之后，就变成一捧黄土，灰飞湮灭。他现在急切地想说服自己，人死后，还会有另外一个世界，他可以以另一种物质形态延续自己的生命。而那另外一种物质形态，就是我们所说的鬼！

表弟告诉我，李丹医生听说我是个讲鬼故事的高手，所以赵医生向赵博楚的家人推荐了我去讲鬼故事。而赵博楚家里也真的挺有钱，主动提出会为我脑力劳动付出一定的酬劳。

当表弟在电话里说出一个数字的时候，我分明听到“咕嚕”一声。那是我的唾液正慢慢咽下喉咙——这个数目让我很满意！

所以，我在接到电话的第二天，拿到了赵博楚家地址后，就立刻驱车前往。

赵家在远离城市的郊区，要经过一条盘山公路。山路崎岖，却没有什么车，但我还是小心翼翼地紧靠右边行驶。在经过一个大转

弯的时候,我忽然看到前方有一只小松鼠。我是个爱好动物的人,赶紧踩了一脚刹车,又将方向盘向外打了一点。就在这时,我看到一辆载满原木的大卡车从转弯上面呼啸着冲了下来。我不停按着方向盘,卡车也急速打了一下方向盘,“吱”的一声,卡车与我的轿车擦身而过。好在没什么事,我却惊出一身冷汗。

于是,我更加小心翼翼地继续行驶。半个小时后,我来到了赵博楚的别墅外。

我真的没想到,赵博楚家竟是如此豪华。

他买下了市郊一大片风景区,别墅居然建在一处陡峭的向外伸出的悬崖上。一幢三层高的乳白色小楼,孤零零地立在悬崖上,红色的尖顶煞是显眼。但不知为什么,我却总觉得别墅建在悬崖边,会让我感觉心里不踏实——我担心房子会不会有一天扑到悬崖下面去。

这可真是个恐怖而又奇怪的想法啊。我不禁暗自嘲笑自己胡思乱想。

别墅前,是一片平整如茵的草坪。一个穿着紫红色制服的门卫为我开了门,在穿越草坪时,我看到还有两三个同样穿着紫红色制服的园丁在给草坪浇水。

嗯,赵老先生可真是个有钱人哎!

我刚靠近别墅大门,就听到一个尖细的嗓音:“您就是庄秦先生吧?久仰久仰!”说话的是一位年约四十岁的中年男人,一边说话一边从别墅里迎了出来。他身着一件黑色的燕尾服,戴一副黑框眼镜,头发梳得油光水亮,一看到我就迎上前来,伸出了右手。

我赶紧与他握手,说:“我就是庄秦,请教先生……”

“我叫顾连涛,我是赵家别墅的管家。”

有钱人就是有钱人,赵博楚家居然还有管家。我不禁又咽了一

下艳羡的唾液,发出清晰的“咕噜”一声响。

顾连涛将我引进了门。别墅里只能拿一个词语来形容——金碧辉煌!

如果还要拿一个词语来形容,那还是——金碧辉煌!

别墅的一楼大厅里,到处都摆放着价值不菲的古玩。玉麒麟、金烟缸、虎皮坐垫、古人字画……我还没来得及走马观花地在大厅里多看上几眼,就已经被顾管家带上了二楼停下了。

二楼是客房,三楼才是卧室,我想赵博楚先生应该是住在三楼自己的卧室里吧,为什么顾管家把我留在了二楼?

这时,顾管家领着我走到一扇门前,然后慢慢推开了门,对我说:“你进去吧。你就在这间房里开始今天的工作——给赵老先生讲鬼故事。”

我犹豫了片刻,但还是走进了房间中。

出乎我的预料,屋里竟然一个人也没有——除了一台专业摄影机,与一支麦克风。

这是怎么回事?病入膏肓的赵博楚老先生呢?我该不会是被请到这里对着一台摄影机讲鬼故事吧?

我回过头去,想问问顾连涛管家。可就在这时,我听到“砰!”的一声,房间的门被顾管家关上了,屋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屋里的窗帘都关着,天花板上的大灯没有开,只有一个射灯投放出的淡淡幽暗光柱,落在了麦克风前。光柱中,有无数灰尘在飞舞,宛若起舞的精灵。

而我,却孤零零地站在光柱外,心中忐忑不安。

故事一：

OFFICE 有鬼

寂静的房间里，我几乎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我说过，我是个胆小的人。在寂静如坟墓的环境里，最容易滋生我那该死的恐惧之心。我听到自己的心跳越来越剧烈，就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一般。我忍不住捂住了胸口，就在这时，一个苍老的声音，缓缓在我的耳边响起：

“欢迎你，庄秦先生。”

我慌张地望了望四周，却只看到一片黑暗。我没找到声音的来源，因为这苍老的声音就像是同时从屋里各个角落发出来的。我声音颤抖地问：“你是谁？你在哪里？”

“呵呵——”说话的人笑了，“庄先生，真没想到你的胆子竟然这么小。现在我都有点怀疑你是否能够讲出让我害怕的鬼故事。”

哦，我明白了，说话的，就是那个让我来讲鬼故事的赵博楚老先生。他因为久病而长卧病榻，可我在走进这屋里的时候并没看到这里。我明白了，他一定是通过麦克风在和我说话。我不禁有点愤怒，大声说道：“赵先生，我的故事能不能吓到您，最好等你听完后再作结论！”

“哈哈……庄先生，那你现在就讲吧。就坐在麦克风前讲吧，要

是你觉得氛围不够,我可以把屋里的射灯弄得更暗一点。”赵博楚慢条斯理地说道。

“哼!”我冷笑一声,坐到了麦克风前。看在不菲的酬劳面上,别说对着麦克风和摄象机讲鬼故事,就算让我对着一具干枯的骨架讲故事,我也认了。

我咳了几声清了清喉咙,然后慢慢地对着麦克风说:“赵先生,你知道的,我是一个写鬼故事的自由撰稿人。我就说说昨天的一件遭遇吧,这个故事的名字叫作《OFFICE 有鬼》……”

■

昨天白天的时候,一家杂志的编辑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写一篇关于 OFFICE 的鬼故事。说实话,我大学一毕业就做了自由撰稿人,从来没有在办公室里工作的体验,所以这样的题材对我来说,有着太大的挑战与困难。

在电脑前待了整整一个下午,我实在想不出一个字,所以干脆放弃构思,打开了 QQ 聊天。因为脑子的文章还萦绕在心,所以我一上线,就把 QQ 签名改成了:“谁来给我讲 OFFICE 里的鬼故事?”

上线不到一分钟,就有一个女孩回应,认证消息里只有一句话:“我来给你讲 OFFICE 里的鬼故事。”

这个女孩叫浴火凤凰,我们寒暄了几句,她就开始给我讲起了故事。据她说,这是她亲身的经历。

我是一个 OL,也就是所谓的办公室女郎,工作的地点在本市的商业中心区。我的工作 is 出纳,我不太喜欢这项工作,每天都和

不属于自己的钱打交道,还要时刻担心不能出任何差错。

为了工作不出差错,我的神经总是高度紧张,就像一张弦已经绷得太紧的弓。弦太紧了,自然就会断,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所以我很害怕这样的状态,说不定哪天上级的一个决定就会让我崩溃。

但是我没想到令我崩溃的决定来得这么快,刚一入秋,上级就决定派人来查公司里的账目。

我工作的地方,只是一家集团的下属分公司,经理是集团董事长的侄儿,他平时除了泡妞打牌外什么都不会。公司的财务管理就像缠在一起的毛线球一般,找不到线头,更找不到脉络。

你也知道,像我这样二十来岁的女孩,总是爱慕虚荣的。我长得不好看,但我也有自己的追求,也想找个帅哥一起去山顶看流星雨。凭我的相貌很难找到帅哥,但我却可以凭借手里的金钱找到帅哥。至于我的钱是哪里来的,用脚趾头也猜得到,当然是从公司那理不清的财务账里抠出来的。

是的,你可以说这是挪用公款,但我并不这么想,我只是利用公司的财务漏洞来满足了一下自己的需要。我毕竟是财经大学的高才生,只要对账目稍做手脚,我相信那个笨得像头猪一样的经理绝对找不到我任何疑点。不过,这次我却真有点慌了,因为我听说这次上级会派张姐来查账。

张姐是集团总公司的会计师,她从税务局退休后就被董事长重金礼聘。她对于账目的清理有着非同一般的敏感,听说上个月才在另外的分公司里查出了好几个挪用公款的出纳会计。

我真的害怕了,先自己查了一次,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我才来公司一年多,竟然挪用了十多万现金。为了不让自己进班房,我必须得在张姐来公司前把这笔钱补回去。我只好找那几个曾经对我海誓山盟的帅哥借钱,可在电话里一开口,那些没良心的男人就关掉电话,换掉号码,再也找不到踪影。

没办法,我只有使出险招。

在一个下雨的黄昏,我在火车站找盲流买来了假发票,接着在家里模仿笔迹签上了白痴经理的大名。我准备第二天就把这几张假发票放进账页里去,然后祈祷千万不要让张姐看出其中的破绽。

但是我没有想到,当我带着假发票来到公司的时候,看到张姐已经坐在了办公室里,翻着面前一本又一本的账页。

我吓了一跳,假发票还在我的衣兜里,我必须得找个机会把它塞进账页中。可是张姐却一直待在办公室里,一步也没挪开,中午是叫了盒饭就在屋里吃的,即使是上厕所,也留了一个男同事在办公室里。

我有些慌了神,但看到厚厚的账页,我又放心了一点儿,这么多账目张姐即使花上一天也没办法看完。只要她今天离开了公司,我就可以把发票塞进她没检查完的账页里。

终于熬到了下班的时间,我松了一口气,可看到张姐没有一点要离开的意思,还是继续埋头手拿着计算器工作着。我试探地问:“张姐,您不下班吗?”

她笑了一下,说:“我准备熬夜,今天一定要把这些账页全部清理完毕。”

她身边的男同事叫了起来,大声抗议,说他要和女朋友约会。张姐不满地瞪了他一眼。我赶紧说:“张姐,别生气,人家约会也很重要。要不这样,我来协助你吧,反正我是单身。”张姐怀疑地看了我一眼,还是同意了我的要求。

我的要求并不高,只是希望在熬夜的时候有机会将发票塞进账页里。

晚饭我们吃的盒饭,张姐大概是怕上厕所,竟然连一点水也没喝。我有些失望,但还是陪在她身边一起翻阅账页。随着时间流逝,张姐面前的账页越来越薄,我的心开始一阵阵发紧。

我必须得想点什么办法来解救自己！这时，已经是深夜12点了。我忽然想到了一个不错的法子，于是对张姐说：“你饿了吗？我下去买点夜宵吧。”这时我们的确都有点饿了，所以张姐点了点头，挥手让我下楼去买。

我走到了电梯旁，此时的公司就剩我和张姐两人。我咬了咬牙，来到电梯旁的配电房，一把拉下了整层楼的电闸，楼面顿时陷入了一片黑暗中。在这一刹那，我听见办公室里张姐发出了一声尖利的叫声。

我手里捏着假发票立刻就冲进了屋里，我要趁着这黑暗将发票放进账页里。可我一进了屋，整个身体立刻就僵住了。

屋里还有足够照明的光线，张姐手里拿着一个点着的打火机，嘴里还咀嚼着什么东西。她一见我，就说：“一定是跳闸了，幸好我这里还有打火机。真是吓死我了，突然一下就变黑了，我有心脏病的，刚才就觉得心里慌得不得了，还好我带了速效救心丸，赶紧吞了两粒。”张姐让我马上出去把电闸推上去，然后再下楼买夜宵。

无奈，我只好又让整层楼重新恢复了电力。

我并没有灰心，在下楼的电梯里，我又想到了另一个更好的办法。

在夜摊上，我订了烧烤。在等候的时候，我在相邻的Seven-Eleven里买了一大瓶番茄汁。乘电梯上了楼，我没有直接进办公室，而是去了厕所。在厕所里，我把鲜红得像血一样的番茄汁抹在了脸上，又把头发弄得凌乱不堪。那天我正好穿的是一件白色的长裙，从厕所的镜子望去，自己和港产鬼片里的白衣女鬼没有半点的差别。

我满意地移着碎步，向办公室走去。长裙拖在地上，遮住了我的脚，我敢说，自己走着碎步，绝对就像是走廊上飘过一般。

我“飘”进了办公室，张姐还埋着头算账，眼里似乎闪烁着不定

的光芒,手里的笔急速地在纸上计算着什么。她面前的账页已经全部看完了,我明白,她已经找到了账目里的疑点。我重重地把烧纸砸在了桌上,这声响令她抬起了头,她看到了我血红一片的脸。

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惊恐!她“啊——”地一声发出了惊叫,然后身体开始剧烈颤抖起来。我知道,是我这副女鬼般的模样令她的心脏病发作了,这也正是我这么做的目的。

张姐坐在办公椅上,身体不停抽搐,嘴角流出了口涎,整张脸扭曲在了一起。她挣扎着伸手从衣兜里摸出了速效救心丸。我冷笑了一声,从她手里抓过了那瓶救心丸。她绝望地看着我,而我则还以冷酷的微笑。看着她身体渐渐软去,我没有半点内疚,我这只是想解救自己,不让自己有牢狱之灾!

在确定张姐已经死亡后,我将发票塞进了账页里,然后在厕所里洗去了脸上的番茄汁,梳理好头发,又回到了办公室。我长长地吁出一口气后,看到了张姐手里竟然握着一个手机。我记得刚才扮鬼吓死她的时候,她手里并没有手机啊。

我从张姐已经僵硬的手里扳出了手机,看到屏幕正保留在短信的状态。我查了查已发短信,上面只有一条,说她已经查出了账目上的问题,现金金额足足短缺十多万元。我的脑子已经懵了,又查了查发送号码,竟然是董事长的号码。再看发送时间,我顿时吓呆了,正是一分钟前。那时,我敢肯定,张姐已经是一具尸体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的额头渗出了一丝冷汗。

就在这时,我的手腕一热,一只苍白的的手搭在了我的胳膊上,竟是张姐!她的眼睛睁开了,死死地盯着我。

我大骇,连忙伸腿踢向了她,一脚将她踹在了地上。张姐在地上一动不动,我揉着眼睛对自己说,这一定是幻觉吧!

我必须得解决所有的问题。不管怎么,张姐的短信已经告诉董事长公司的账目出现了问题。要想解决这个麻烦,我只有毁掉所有

的账目,在这一刹,我看到了张姐扔在办公桌上的打火机。

我将所有的账页集中在了一起,然后用打火机点燃了其中一张。只是片刻,办公室里燃起了滚滚浓烟。我冷笑了一声,跨出了办公室……

讲到这里,这个叫浴火凤凰的女孩停住了叙述,我也被她这个惊悚的故事吓了一跳。

我对她说:“这个故事真是你亲身经历的吗?”

浴火凤凰犹豫了片刻,说:“你觉得呢?”

我呵呵一笑,看来她只是编了一个 OFFICE 的鬼故事逗我玩,不过这倒也是个很不错的素材,我可以加工一下,给杂志社卖个好价钱。

听完了鬼故事,当然得和这个叫浴火凤凰的女孩套套近乎了。

我问她:“视频一下?”

她反问:“你想见我?”

我回答:“嗯。”

过了良久,她在屏幕上敲出几个字:“好,我让你见我,但是,你别后悔!”

一看到了这几个字,我的电脑屏幕蓦地一黑,就如死机一般。没等我反应过来,屏幕中浓得似墨一般的中央忽然裂开了一条缝,就如一道闪电劈过混沌。一阵冰凌破碎的声音后,电脑屏幕里出现了一颗人头。

黑色的长发遮住了这颗人头的脸,但我还是认得出,这是一颗女人的头颅。

这女人一只苍白的手伸在了屏幕之外,搭在了我的键盘上,顿时我嗅到一丝腐烂的气息。这女人摇摇晃晃,颈脖僵硬,一袭素衣,黑发遮面,双膝直立,肤白如膏,如一只软体动物,缓慢向我爬了过